

曾國藩



十三经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官
经

曾国藩十三经



官 经



曾国藩 原典
邬文玲 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引

言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 28 岁，进京会试，取中第三十八名。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取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1840）庶吉士散馆，曾国藩取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侍讲，六月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道光二十四年，转为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充会试同考官，五月迁詹事府，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六年，充文渊阁值阁学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衔，时年 37 岁。

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稽察中书科事务。道光二十九年升礼部右侍郎，八月署理兵部左侍郎。

咸丰二年（1852），充江西乡试主考官，同年丁母忧。后奉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办团练，组建湘军。咸丰四年（1854）二月，率湘军出战，从此至同治三年（1864），与太平军展开了长达 12 年的战争。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清廷政变，咸丰皇帝在热河去世，十月间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执掌了地方军政实权。

同治元年（1862）正月，加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成为大清立国 200 年来外臣权势地位最高之人。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破天京。曾国藩一生功业于此达到顶峰。

曾国藩由一介书生成为一代“中兴”名臣，历仕三朝而不衰，真可谓官运亨通，由此他被奉



为官场“楷模”，受到许多时人及后人的推崇，以至于有“要做官，学曾国藩”的说法。

尽管封侯拜相、位列三公的辉煌荣誉也足以炫人耳目，惹人艳羨，然而，真正让人服膺推重的则是曾国藩如何能够在内忧外患、政局动荡、吏治败坏、士风萎靡、危机四伏、朝廷疑忌的乱世官场中始终立于不败的为官之道，以及他匡时救世、忠诚体国、规模宏远、誓“为餐冰茹蘖之芬臣、不做脑满肠肥之达官”的非凡官品。

本书旨在通过解析经典话语，点评精彩范例，揭示曾国藩宦海一生俯仰自如、游刃有余的为官之术、做官秘诀。



目 录



引言 (1)

一、造势篇 (1)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肥盾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高，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显露术”的启示 (21)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28)

犯颜直谏，造势谋官 (33)

借时做势，营造自己的发展舞台 (43)

权变事上，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45)



二、勤廉篇.....(63)

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

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惟廉勤二字，人人可至。

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

昏懒致败的前车之鉴 (94)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103)

一生勤廉，无愧苍生 (115)

三、坚忍篇 (129)

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

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



为官“忍”字当头	(152)
曾国藩的“忍”字经	(169)
曾国藩的“忍”功	(172)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76)
四、人际篇	(189)

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广交良师益友	(210)
联姻结交，增威固势	(215)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220)
相交不成，勿使为仇	(223)
广揽人才，寻找帮手	(227)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238)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48)
倚人而起，不露痕迹	(251)



五、馭下篇 (259)

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三不欺”可以治天下 (289)

施恩也须有术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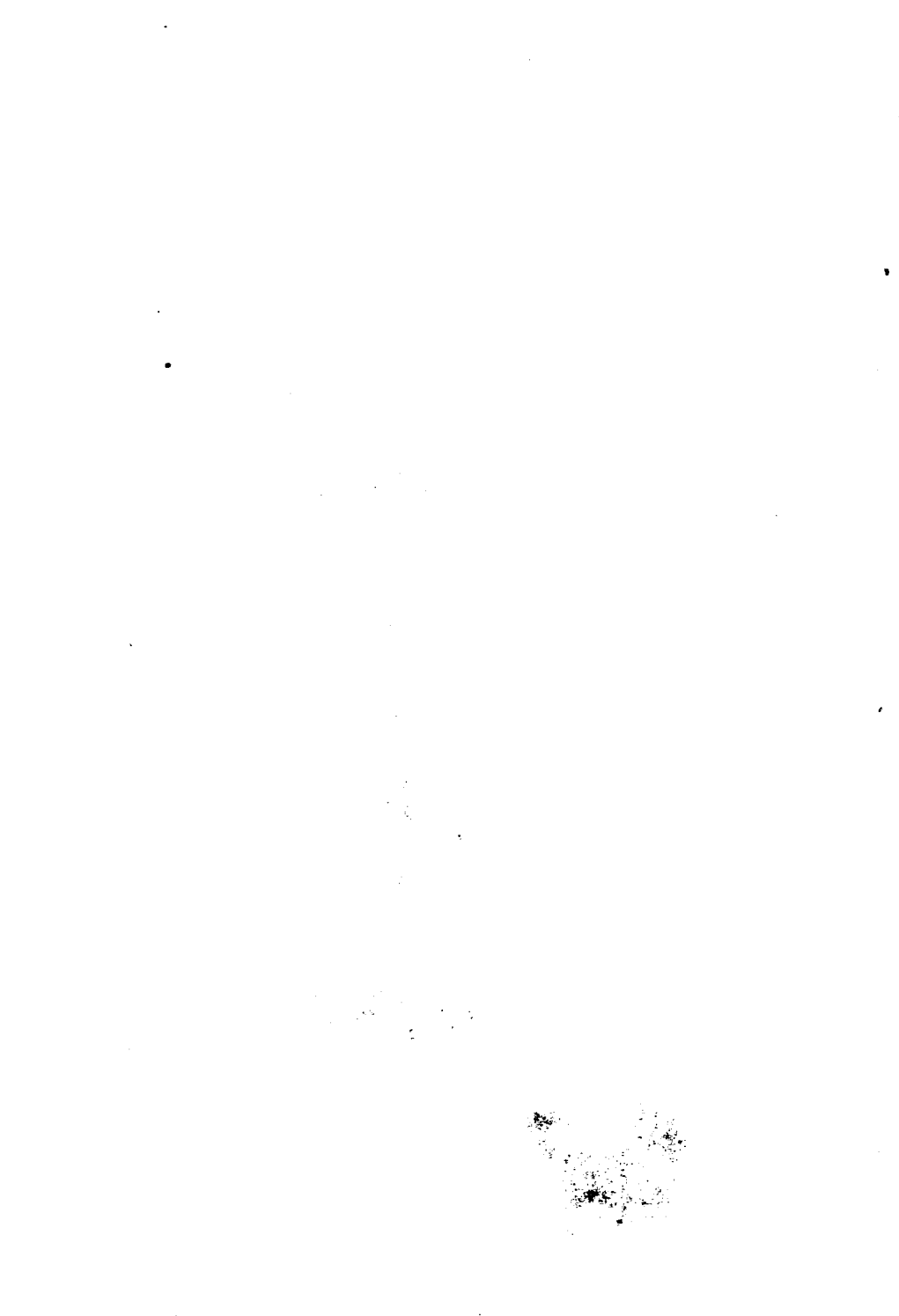
曾国藩的馭下之术 (307)

曾 国 藩 十 三 经
官 经



一 造 勢 篇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肥盾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高，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原 典



君子之立處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模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救己澤則憂之，所謂慮天命而恤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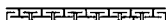
注 疏



原典大意是：做人立志，应当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度量，应当有精通学养，振兴民族，开创伟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恩情，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高尚之人。因此，值得忧虑的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以自己不如尧舜、不如周公而忧虑，以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而忧虑。这样一来，便会忧虑社会腐败势力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黎民百姓带来恩惠帮助，这就是所谓忧国忧民。怜悯贫弱，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事情。与此相反，比如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的荣辱得失、名誉地位等等，真正有事业心的人是顾不上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



原 典



弟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于繫學也；凡臣工皆可彈劾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于爾國，凶于爾家。故弟自庚申委綰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





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履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挟，然亦未敢忽视也。

注 疏



原典大意是：我纵观琢磨古往今来的为臣之道，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大凡朝中臣工都可以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独带兵将帅不可以直言极谏，因为这会造成类似于鬻拳的情形；大凡朝中臣工都可以弹劾权奸，除恶君侧，惟独带兵将帅不可以除恶君侧，因为这会造成类似于王敦的情形；大凡朝中臣工都可以一意孤行，不顾人言，惟独带兵将帅不可不顾人言，因为这会造成类似于诸葛恪的情形。掌握兵权的人如果犯了这三大忌讳，既对国家有害，也会给家人带来灾祸。所以我自从庚申年掌管兵符以来，夙夜忧惧，最畏人言，完全没了当年直言敢行的作风和旧态。近来有朱、卢、穆等都上章弹劾，其他没有奉命发阅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更加感到梦魂悚惕，害怕